

集安长川高句丽一号墓的佛教壁画

温玉成

(龙门石窟研究所, 河南 洛阳 471023)

内容摘要: 吉林省集安长川一号高句丽封土壁画墓, 是已知唯一有佛教壁画的墓。本文分析了该墓壁画的内容及布局, 运用佛教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了它的文化内涵及年代, 论证该墓年代约在公元400~430年之际, 很可能是高句丽迁都平壤之前(427年)。这是中国内地最早的壁画之一, 仅略晚于甘肃炳灵寺第169窟, 而早于麦积山、敦煌早期洞窟的壁画。

关键词: 集安长川一号墓; 高句丽; 壁画; 佛教

中图分类号: K879.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06(2001)01-0064-08

吉林省集安县城一带, 曾是高句丽中期的都城——国内城(公元3~427年)。县城东北长川一号高句丽墓, 是1970年清理、1982年公布考古报告的一座大型封土墓。^{[1](P154-173)}墓主人是地位相当于或高于“大兄”(第三阶)的大官。该墓中的佛教壁画, 是已知约80座高句丽壁画墓中唯一的。引起学术界, 特别是韩国学术界的重视。^{[2](P104-106)}

关于该墓的年代, 迄今共有三说。原报告执笔者陈相伟、方起来认为“将长川一号墓归入第三期是比较妥当的”; “第三期……约当五世纪末至六世世初”。^{[1](P154-173)}李殿福则将该墓划入第二期, 推断其“相对年代大约在四世纪中叶至五世纪中叶”。^{[3](P176-181)}魏存成则将该墓划入“第三期”, “它们的时间跨度应在5世纪末到6世纪中叶这个期间”。^{[4](P75)}

笔者近年对上述壁画与中国早期佛教遗迹作了比较研究, 现陈述拙见如下。

一 长川一号墓壁画的内容和布局

该墓分为前室和后室。佛教壁画布置于前室及其上部的藻井内(图1)。壁画以连接前后室的东壁为主壁。

主壁可分为上下四层。上起第一、二层绘飞天。第三层是主要层位, 中心绘坐佛一尊。佛左侧绘墓主夫妇五体投地式拜佛, 外侧二人侍立, 可能是墓主的子女。佛右侧, 绘墓主夫妇持宝盖供养, 外侧也有二子女侍立。第四层中间绘一对相向的振翅朱雀, 外侧是一对相向奔驰的麒麟。主壁第四层以下为甬道。左右各绘一身门吏, 侍卫后室。

正壁第四层绘出了汉晋习用五灵中的朱雀及麒麟, 未采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之四神。这里, 代表中央的麒麟与代表南方的朱雀绘于同一壁面, 而以朱雀为中心, 这主壁所表示的是南方。东汉明帝至西晋, 仙佛正是作为南方神供养的。^{[5](P159-170)}此墓将坐佛置于南方, 与传

收稿日期: 1999-10-20

作者简介: 温玉成(1939~), 男, 龙门石窟研究所研究员, 名誉所长, 少林文化研究所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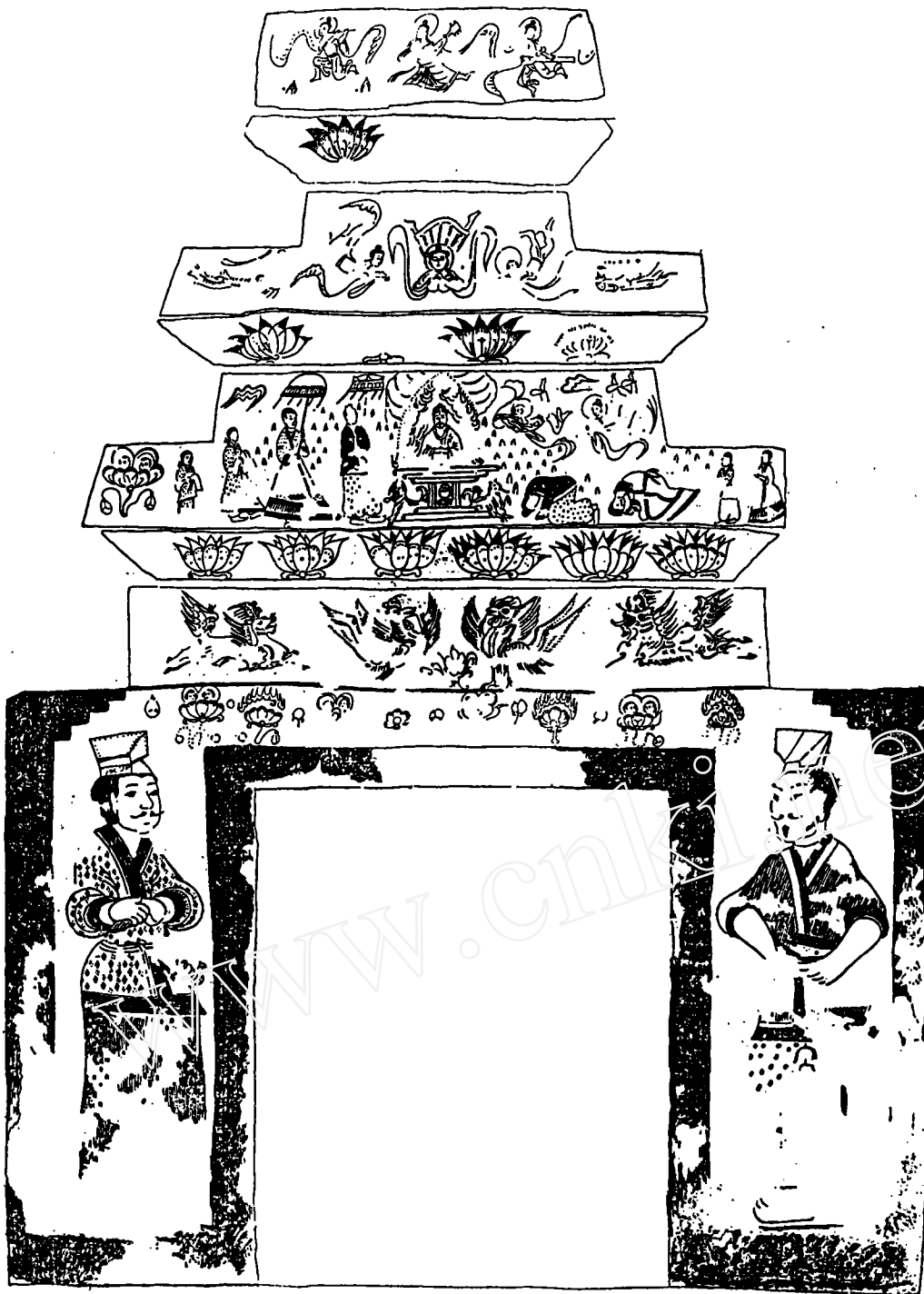


图1 长川一号墓前室东壁及藻井东侧壁画白描临本 (1/40)

统相一致。

前室左壁（南壁），上起第一、二层绘飞天和莲花，第三层绘并列立式的供养天人四身。第四层绘白虎，表示这是西方。第四层以下残存的画面，似是“群聚歌舞以祭神”^①的

场面（图2）。佛教传入高句丽，人们亦视佛为神也。

前室右壁（北壁），第一、二层绘飞天。

^① 《晋书·四夷传·马韩》。

第三层绘并列立式的供养天人四身。第四层绘青龙，表示这是东方。第四层以下的壁面，又可分为上下两半部分。上半部的中心似乎是一棵七宝树。这是墓主人用七宝供养佛的场面。七宝者，各经所说不一，无非金、银、璃瓠、

珊瑚、珍珠、玛瑙等宝物。朝鲜德兴里高句丽壁画墓后室的东壁，南侧也绘有“中里都督典知七宝”图。该墓主人是慕容镇（332~408年），是一位虔诚的“释迦文佛弟子”。^{[4](P94)}以大树为中心的典知七宝供佛的仪式，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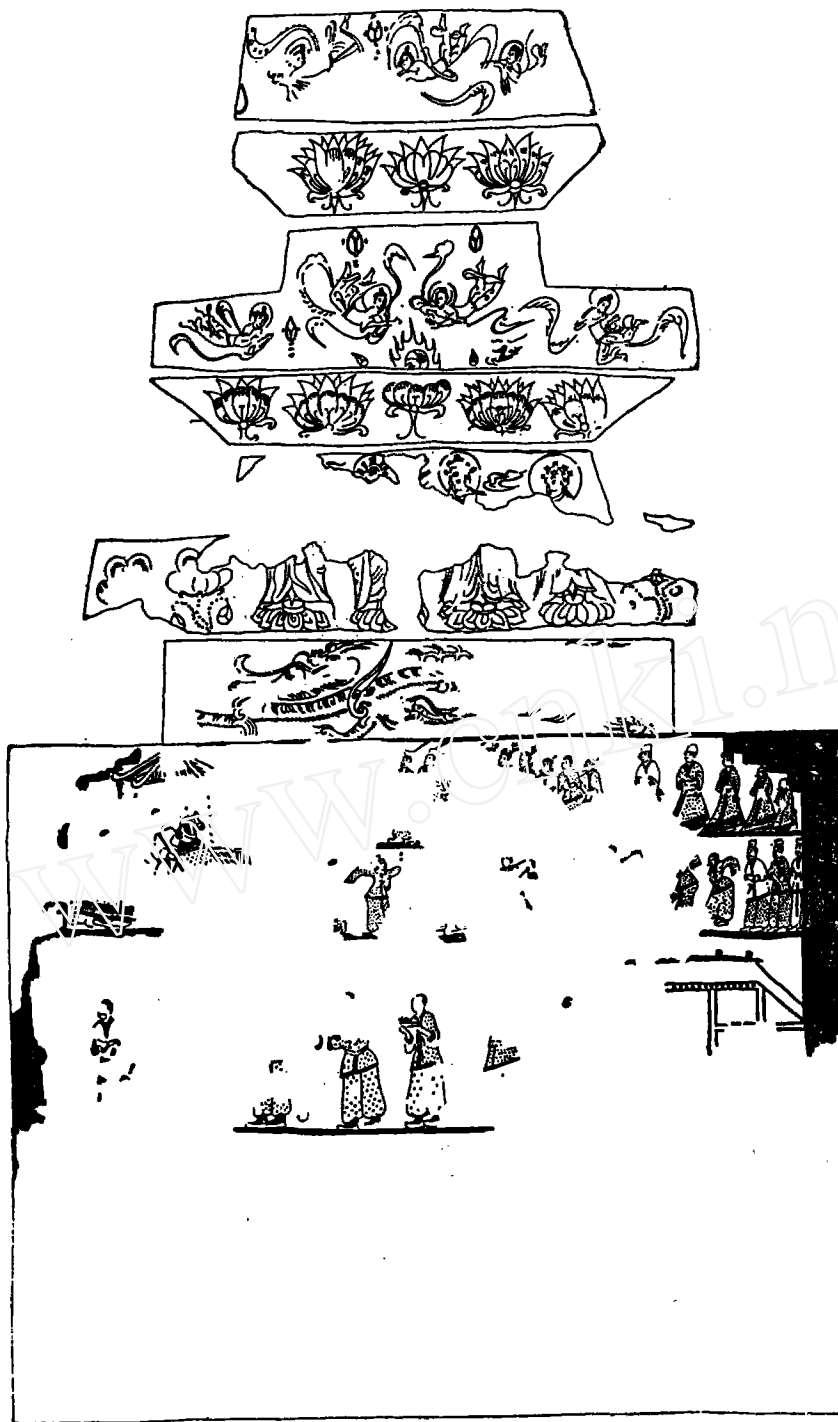


图2 长川一号墓前室南壁及藻井南侧壁画白描临本 (1/40)

能沿袭了古老的祭祀隧神的仪礼。史载祭隧神是于“东上祭之”，此图恰恰位于东上方位。下半部则绘骑马射猎的景象。

右壁的壁画似乎表明：墓主人信佛前喜好狩猎，杀生甚多；信佛后以七宝供养佛，借以忏悔杀生之罪（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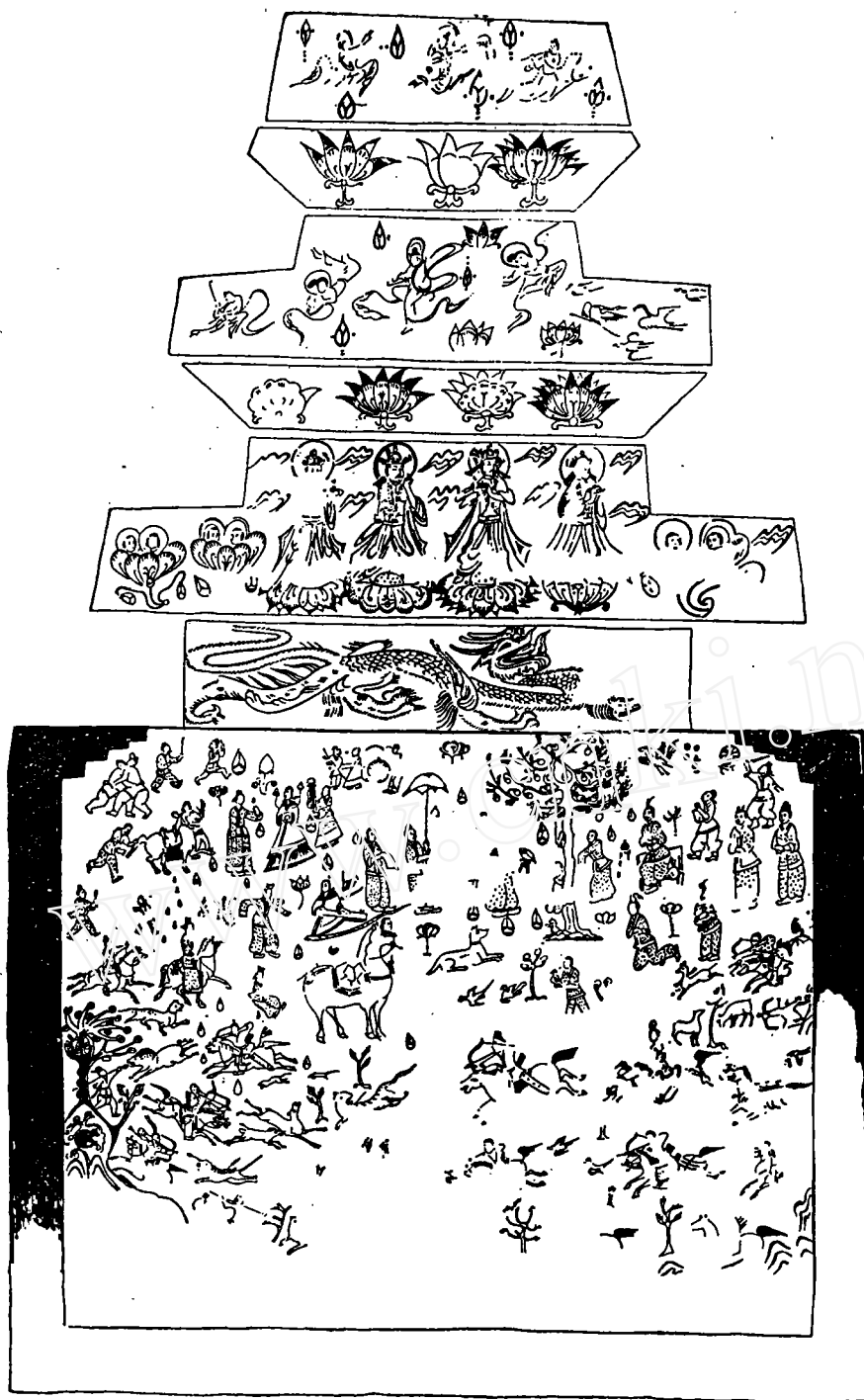


图3 长川一号墓前室北壁及藻井北侧壁画白描临本（1/40）

前室即西壁，应表示北方。被墓道中穿，分南、北两段，各绘一身面向墓道的侍卫人，今多剥落。

前室四壁的上方，以赭色单线画出界格，与顶部藻井隔开。四隅影作赭色楹柱，柱头上影作举折四重的雀替。藻井的第一、三、五重顶石四隅的抹角石上，皆绘一身箕坐的力士像。抹角石的底面上，绘一朵侧视的莲花。力士的形象虽早见于西汉马王堆帛画上，将其纳入佛教中，首见于青海平安县出土的画像石上，时代约为东汉末至三国前期。

连接前后室的甬道南北两壁，各绘一侍女立像。墓门外侧，北扉上有三朵莲花，南扉已破损。

后室四壁及藻井，均绘俯视莲花图案。后室最高的盖顶石上，绘有日（内有金乌）、月（内有仙兔捣药及蟾蜍）及北斗七星等星象

(图4)。

长川一号墓前室的布局，颇令该报告作者感到奇怪。他们指出：它不是以“面向墓道为基准”来布置“左青龙、右白虎”的，却是以“背向墓道为基准的”。

其实，这种以“背向墓道为基准的”缘由，完全是由于要把佛像安置于正壁上，而又视佛为南方神灵。例如，内蒙古和林格尔小板申一号东汉墓中，前室顶部的南面，绘朱雀及“仙人骑白象”（象征佛诞生）；山东沂南画像石墓（约三国时代）中，八角擎天石柱的南面亦刻仙佛（释迦牟尼）形象；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约三国末至西晋）中，也是在后室墓门上方刻出佛像。我曾指出，这是受汉明帝下令将佛像置于国都开阳门（巳位，东南方）上的影响^[5](P159-170)。

长川一号墓壁画的布局，体现了苍天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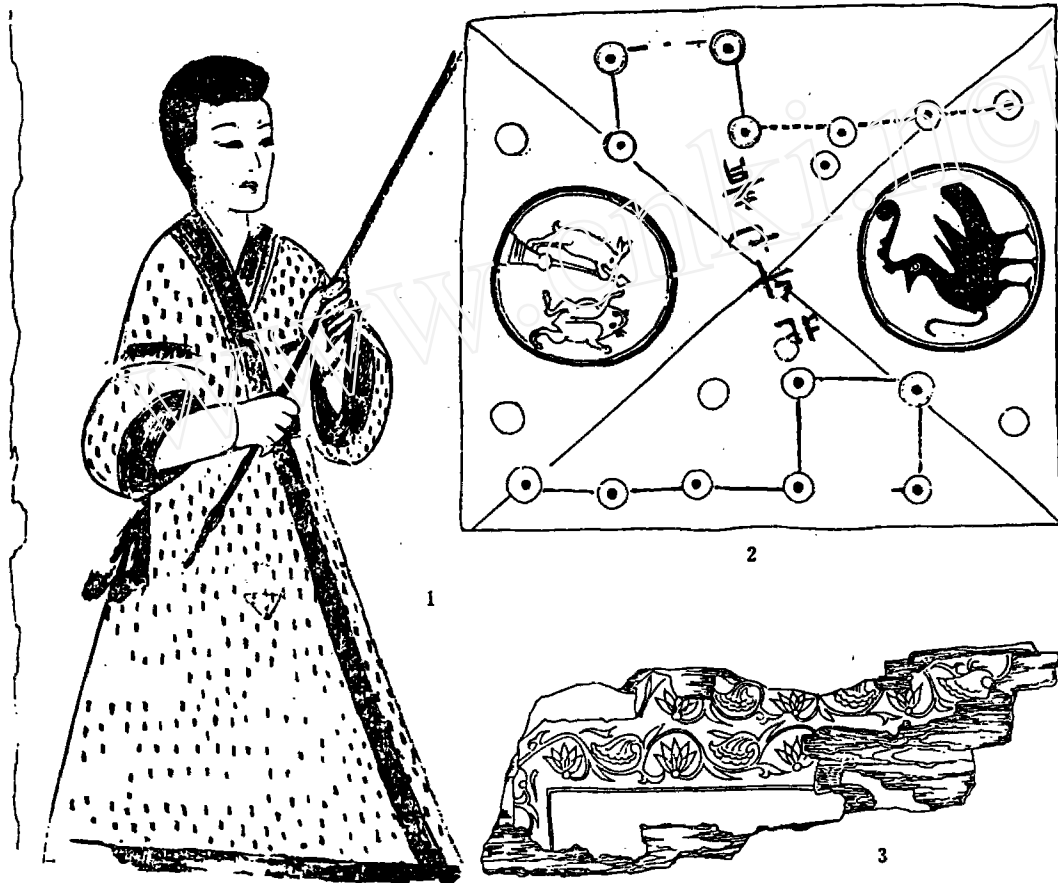


图4 长川一号墓壁画和棺木花纹 1. 甬道北壁侍女 2. 后室藻井顶部
3. 棺木残段上的花纹 (1、2为1/20, 3为1/10)

(日、月、北斗等星宿)、佛及天人居中、墓主人在下拜佛的思想。

这种布局体现的观念，正反映了十六国至南北朝初期中国人对佛教的认识，即儒家及道教的天，乃是至高至尊的，佛是天之下的大神。在汉及其后来华的高僧，如安世高、康僧会、昙柯迦罗、佛图澄等，皆以种种天文历术为助力，以弘扬佛法。他们或称精通“七政盈缩”，或称明了“天文图纬”，或言擅长“风云星宿”，等等。^{[6](P142-143)}

长川一号墓的壁画布局，与十六国北凉时代(397~439年)的一批石塔布局相一致，这是很自然之事。甘肃省酒泉、敦煌及新疆吐鲁番陆续发现的北凉石塔，共有10座，且其形制，大体类似。例如，酒泉高善穆石塔，为承玄元年(428年)所建，盖顶刻北斗七星，其下为七重相轮，再下为覆钵，凿出八个小龛，雕过去七佛及一交脚弥勒菩萨。再下为塔身，刻经文及八身供养天人。每一天人头侧，刻出一个八卦符号(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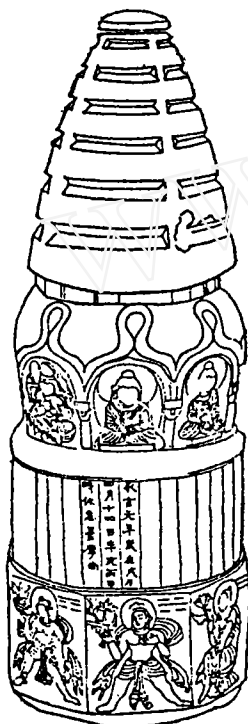


图5 酒泉高善穆石塔

二者比较：长川一号墓及石塔，均将天

(日、月、北斗)置于最高位置，五层叠涩藻井，即相当于石塔的七重相轮。石塔上表示佛的八龛，长川一号墓则以一尊坐佛为代表。塔身上的八大供养天人，长川一号墓移至两侧壁上。长川一号墓壁画的最下部，是墓主人(供养人)礼拜佛。

八大供养天人的名称，有的专家称为供养人，或称为人物形象，或称为菩萨。壁画及石塔上的形象，都有头光，即非凡人，不是供养人。他们手中又都持物，呈供养状，故知不是菩萨(但在晚期出现了供养菩萨)。况且，八大菩萨的出现，是唐代及其后的造像形制。

八大供养天人，用八卦符号代表了男、女的老年、中年、青年及少年。^{[7](P41-42)}审视长川一号墓所绘的八个人物，也是男、女、老、少之意。八大供养天人并列的画面，在早期石窟寺的壁画及造像中尚未发现。

二 长川一号墓佛教壁画的年代

考古学家对长川一号墓的墓葬形制的分期研究，已大体推测它属于4世纪中叶至6世纪中叶。但是，墓葬形制的演变是缓慢的，欲研究长川一号墓的年代，最有价值的参照物是佛教壁画。

我们把该墓壁画分为设色用笔、佛像、飞天、莲花化生童子及供养天人等五项，作一些比较分析。

1. 设色用笔

本墓壁画均以土红色作地色，用土红色、黑色勾线，色调质朴醇厚，单纯豪放。人物面部略施白粉平涂，黑线勾勒眉目，口唇点朱。这种画风，是十六国时期的典型画风。^{[8](P1-16)}人物形象，比例适度，但手臂及腿部的动势，尚较稚拙。如左壁第二层上摩尼宝珠左右的飞天，运动中的手臂及腿部的动势生硬，而且造型欠准确。

2. 佛像

佛身有火焰纹身光，头顶上部有圆形龕楣，此形制已见于甘肃省炳灵寺第169窟的第6龕之壁画，是西秦建弘元年(420年)所绘。

佛，面相浑圆，白毫相，有髭须，亦见于上述第6龕^[9]。

佛穿通肩式袈裟，双手作禅定印，是三国以来早期佛像的普遍作法。不露出双手的作法，更是仙佛模式的遗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收藏的鎏金铜坐佛，是后赵建武四年（338年）之作，也是通肩式袈裟、禅定印。酒泉高善穆石塔（428年）、田弘石塔（429年）上的佛像，也是这种形制。

佛座为叠涩束腰式方座。既见于酒泉白双且石塔（434年），也见于日本永青文库收藏的韩谦造鎏金铜坐佛上，时间是刘宋元嘉十四年（437年）。

佛座前有二狮子，早见于三国东吴至西晋的青釉褐彩瓷壶上，稍晚的见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收藏的中书舍人造鎏金铜佛上，时间是大夏胜光二年（429年）。^{[10](P.1.7.4)}

3. 飞天

长川一号墓绘有17身飞天，姿态各异。或作平卧翘腿状，或作侧身弓腿状，或作俯冲扬腿状。皆头梳发髻，有头光，裸胸着裙，衣带飘扬，生动活泼，皆持物供养。此类形象，多见于炳灵寺第169窟第11龕壁画上，时间约为公元420年。

4. 莲花化生童子

此墓绘有莲花化生双童子图约6幅。此等莲花化生，出于众生随九品行业往生，经过化生而托生于莲花之中，从而进入极乐世界。这是信奉《无量寿经》的产物。新疆和田东北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及阿克特勒克遗址中，多出现莲花化生童子。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第18窟最下层壁画的边缘上，就有北凉的莲花化生童子图。^{[11](P435-445)}

天梯山第1窟壁画，也有侧视的莲蕾。亦为北凉之作。^[12]不过，长川一号墓所绘的Y字纹莲蕾，与之差异较大，应是来源于舞俑墓等高句丽早期壁画传统。

画面空白处，填画花朵、莲蕾，可以追溯到3世纪后半叶的西域画风。印度新德里国家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新疆米兰第五佛寺的残片壁画，就有这种画风。龟兹石窟也有这种画风。克孜尔第47、48窟，就绘有此种诸天散花的情

景。

5. 八大供养天人

八身供养天人都戴半圆形花鬘冠，上插莲蕾。冠的左右有X形宝缯（帽翅）。此种冠式，不见于炳灵寺第169窟及天梯山第1、18、4窟。甘肃张掖金塔寺东窟的中心柱南面下层龕右侧的菩萨也戴类似的花鬘冠，是北凉之作。^{[13](P148)}吐鲁番北凉宋庆石塔，塔身所刻八大供养天人的花鬘冠，也与长川一号墓的花鬘冠相近。^{[14](P148)}这种插花式的花鬘冠，可能来自西域。克孜尔早期第38窟的天官伎乐图中，伎乐天就戴插着三朵花的花鬘冠。

此墓所绘之供养天人，上身披挂X形短缨络，下身穿长裙，帔帛飘于身体两侧。以帔帛、缨络庄严身体，是西域旧风，亦见于酒泉高善穆石塔、马德惠石塔。

外八字脚的立姿，是此墓八大天人共同的姿态，这是典型的健陀罗风格。沂南画像石墓、孔望山摩崖石刻仙佛，早已有此立姿。炳灵寺第169窟及北凉石塔，也多有此姿势。但酒泉段程儿石塔上（436年），却无此姿势。

我们应指出，北燕与高句丽的关系极为密切，北燕的冯素弗（？~415年）墓出土了步摇冠，冠前面饰片上锤鏤一坐佛二立菩萨像。该墓位于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村将军山之东麓。^[15]

综上所述，这座位于东北边陲的长川一号高句丽墓，承袭和包含了复杂的文化因素。

仙佛式的布局、五灵纹的采用、佛的形象，承袭了汉晋以来的传统观念及作法，但在天、佛、人的三层空间上，则与北凉石塔作法相一致，显示出了时代特征。

画风上，莲花化生童子和八大供养天人的立姿及其花鬘冠、缨络、帔帛，显而易见是受了西域艺术的影响。

高句丽民族文化的因素也不容忽视。这主要表现在墓主人夫妇及侍从人员的服饰、东方典知七宝、歌舞祭神、Y纹莲蕾等方面。

上述分析还表明，长川一号墓年代的上限，在公元400~410年左右，下限在430年左右，大体与北凉时代相当，依高句丽的历史而言，相当于广开土王（391~412在位）至长

寿王(413~491年在位)的前期。这个结论,与李殿福的推断相吻合。考虑到427年高句丽由国内城迁都至平壤,初步推定长川一号墓完成于迁都之前,应无大误。

长川一号墓的佛教壁画,在中国早期佛教壁画中,仅仅稍晚于炳灵寺第169窟的佛教壁画,早于敦煌、麦积山,更早于云冈、龙门,意义重大。早期佛教壁画在吉林省集安的出现,对于研究高句丽佛教史及佛教艺术的传播路线,都提出了新课题。

笔者在写作中,得到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振华、吉林大学考古系魏存成及辽宁省博物馆姚义田等先生的热情帮助,在此特致谢忱。

插图1~4采自《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期,插图5采自《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1999年10月8日定稿

参考文献:

- [1]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 集安长川一号墓壁画[J]. 东北考古与历史, 1982, (1).
- [2] [韩]姜友邦. 韩国佛教雕刻史[M]. 汉城: 汉城出版社, 1995.
(韩国)第四届全国美术史学大会. 高句丽美术的对外交涉[C]. 汉城: 艺耕图书出版社, 1996-10. 81~85.
[韩]金理那. 韩国古代佛教雕刻史研究[M].

- 汉城: 一潮阁, 1995-01. 40~42.
[韩]金元龙. 安辉濬. 新版韩国美术史[M]. 汉城: 汉城大学, 1993-06. 53.
[韩]金元龙. 韩国考古学概说[M]. 汉城: 一志社出版社, 1994. 159.
- [3] 李殿福. 集安高句丽墓研究[J]. 《考古学报》, 1980, (2).
- [4] 魏存成. 高句丽考古[M]. 吉林: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4-06.
- [5] 温玉成. 公元1至3世纪中国的仙佛模式[J]. 敦煌研究, 1999, (1).
- [6] 任继愈. 中国佛教史: 第2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11.
- [7] 国家文物局教育处主编. 佛教石窟考古概要[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3-11.
- [8] 段文杰. 略论敦煌壁画的风格特点和艺术成就[J]. 敦煌研究, 1983.
- [9] 中国石窟编委会. 中国石窟. 炳灵寺石窟[M]. 东京: 平凡社, 1986.
- [10] 金申. 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6.
- [11] 宿白. 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J]. 考古学报, 1986, (4).
- [12] 暨远志. 武威天梯山早期石窟分期浅论[J]. 敦煌研究, 1997, (1).
- [1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河西石窟[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10. 图版 18.
- [14] 贾应逸. 鸠摩罗什译经和北凉时期的高昌佛教[J]. 敦煌研究, 1999, (1).
- [15] 黎瑶渤. 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冯素弗墓[J]. 文物, 1973, (3).

Buddhist Wall – Paintings from the Korean Tomb No. 1 in Chuangchuan of Ji' an

WEN Yucheng

(Institute of the Longmen Caves, Luoyang, Henan Province, 471023)

Abstract: The Korean Tomb No. 1 in Chuangchuan 长川 of Ji' an 集安, Jilin Province is the only Korean tomb with Buddhist Wall-Paintings. This paper analyses and investigates the contents and layout of the tomb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Time of the tomb is drawn to 400-430 A. D. by mean of Buddhist archaeology. It is one of the earliest wall-paintings in the central China. It is only later than the Bingling Temple Cave no. 169 in Yongjing of Gansu, and earlier than the early wall-paintings of the Maijishan Caves 麦积山石窟 and the Dunhuang Mogao Caves.

Key Words: Tomb No. 1 in Chuangchuan of Ji' an, Korean, Buddhism, wall-paintings

Fa-ru and Shen – xiu and the Initiation of the Northern School of Chan

YUAN Deling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Dunhuang Research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 Both Faru 法如 and Shenxiu 神秀 were disciples of the Fifth Chan Patriarch Hongren 弘忍. After Hongren died, Faru became the leader of the Chan while he advocated that mind mentality should be the external world first, and then initiated the Northern School of Chan. Faru hadn't decided his law heir before he died, but Shenxiu served as the real leader. Both Faru's actions and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i. e. *Daofan qusheng xinjue* 导凡趣圣心决 affected not only the init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rn School of Chan Buddhism, but also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Southern School of Chan.

Key Words: Faru, Shenxiu, Hongren, Northern School of Chan Buddhism

Stupas in Yarkhoto and the Spreading of the Tantrism from West to east

LUAN Rui

(Literatural Department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Wulumqi, Xinjiang, 830054)

Abstract: As a famous ancient ruins on the Silk Road, the ancient Yarkhoto City is an archaeological site with many Buddhist temples and stupas. On the back of a great Buddhist Temple lied in the north of the ancient Yarkhoto City, one hundred Buddhist stupas stand. These stupas consist of Mandala with five Buddhas. I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remains of the Estoteric Buddhism spreading from India to eastern Asia through the Turpan area in 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Key Words: Yarkhoto City, Estoteric Buddhism, stupa, Mandala